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八回 義僕還自守 浪子寧不回

天生豪傑無分地，屠沽每見英雄起，馬前曾說衛車騎。難勝紀，淮南黔面開王邸。 偶然淪落君休鄙，滿腔義俠人相似，赤心力挽家聲墮。真堪數，個人絕勝董縫士。 《漁家傲》

如今人鄙薄人，便罵道：「奴才」，不知忘恩負義、貪利無恥，冠蓋中偏有人奴。抱赤披忱、傾心戮力，人奴中也多豪傑。人說他是奴，不過道他不知書不曉道理，那道理何嘗定在書上？信心而行，偏有利不移、害不奪的光景。

古來如英布、衛青，都是大英雄，這當別論。

只就平常人家說，如漢時李善，家主已亡，只存得一個兒子，眾家奴要謀殺了分他家財，獨李善不肯，又恐[被]人暗害，反帶了這小主逃難遠方，直待撫養長大，方歸告理，把眾家奴問罪，家財復歸小主。

元時又有個劉信甫，家主順鳳曹家，也只存一孤，族叔來占產，是他竭力出官告理清了。那族叔之子又把父親藥死誣他，那郡守聽了分上，要強把人命坐過來。信甫卻挺身把這人命認了，救了小主。又傾家把小主上京奏本，把這事辯明，用去萬金。家主要還他，他道：「我積下的，原是家主財物，怎麼要還？」這都是希有的義僕。

我如今再說一個，話說四川保寧府合溪縣有一個大財主，姓沈名閻，是個監生。他父也曾做個舉人同知，家裡積有錢財。因艱於得子，娶有三個妾，一個李氏，一個黎氏，一個楊氏。

後來黎氏生得一個兒子，此時沈閻已四十餘歲了，晚年得子，怎不稀奇？把來做一個珍寶一般，日日放在錦繡叢中，肥甘隊裡。

到六歲時，也取了個學名，叫做沈剛。請一個先生開蒙，只是日午，才方二個丫頭隨了出來。那先生便是個奶公，他肯讀，便教他讀幾句；若不肯，不敢去強他。肯寫，與他寫幾個；不肯，再不敢去教他。一日出來沒一個時辰，又要停幾刻與他吃果子，緣何曾讀得書。

到了十三歲，務起名來，請一個經學先生，又尋上兩個□□□□□□(伴讀，一個是先生兒子)花紋，一個是鄰家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子甘霖，有了一個老陪堂，又加上)兩個小幫閒，也不曉得什麼樣的是書，什麼樣的是經，什麼樣的是時文。輪著講書，這便是他打盹時候，酣酣的睡去了。輪著作文，這便是他嚼作時節，午後要什魚面、肉面，晚間要什金酒、荳酒。

夢也不肯拈起書，才拈起，花紋道：「哥！有了三百兩，怕不是個秀才？討這等苦！」

才捉著筆，月霖道：「哥！待學典史麼？場中不看字的！」

這沈剛略也有些資質，都不叫他但在書上，倒教他下得好棋，鋪得好牌，擲得好色子。先時拋磚引玉，與他賭東道，先輸幾分與他，後邊漸漸教他賭起錢來。先時在館中兩個人把後邊拱他，到後漸漸引他去闖寡門，吃空茶。

那沈剛後生家，怎有個見佛不拜之理？這花紋、甘霖兩個本是窮鬼，卻偏會說大話，道：「錢財臭腐，怎麼戀著他做個守錢虜？」沒主意的小伙子，被這兩個人一扛，扛做輝金如土。先時娘身邊要，要得不如意，漸漸去偷。到後邊沒得偷，兩個叫去借，人不肯借，叫他把房屋作□(抵)，一時沒利還，都寫一本一利借票，「待父天年」後還足。

此時他家有個家人，叫做沈實，他是本縣宋江口人，父親沈儉也是沈家家人。他從小在沈閻書房中伏事。沈閻見他小心忠厚，卻又能幹，自己當家後，把一個當舖前後房產，還有隔縣木山，俱著他掌管。只是這人心直口快，便沈閻有些不好，他也要說他兩句。沈閻曉得他一團好心，再不責備他，越好待他。

只是沈閻年紀有了，只在家中享福，哪知兒子所為？到是沈實耳朵兜看，眼睛抹著，十分過意不去，常在沈閻面前，勸他教沈剛讀書。

沈閻道：「我獨養兒子，讀出病來怎處？好歹與他納個監罷！」

後邊又勸他擇個好先生，又道：「左右是讀書不成的，等他胡亂教教罷！」沈實見老家主這等將就，在外嫖賭事也不敢說了。

只是沈剛已是十七歲，在先一周時，也曾為他用了三百兩，定下一個樊舉人女兒，平日嘗來借貸，會試一次，送一次禮，所費也不下數百兩了。這番去要做親，還不曾尋□(得個)女兒到手，也不知故意揶揄，道：「有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幾個連襟都是在學，且進學作親。」再三)去說，只是不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肯，沈剛見未得作親，越去嫖，先生怕失了館，也)不來管他。這兩個伴讀的，只圖吃酒插趣，也不管他銀子怎麼來的。東道、歇錢之外，還又攛掇他打首飾，做衣服，借下債負豈止千金，只瞞得個沈閻。

似此半年，喜得學道按臨。去央樊舉人開公折，樊舉人道：「我有了親子，又是七、八個女婿，哪裡開得許多？只好托同袍轉封。」開端只出了三、四十金。沈閻怕這時不進，樊舉人還要作難，去尋分上，尋得一個，說是宗師母舅，三面議成，只等進見，應承了封物，按臨這日，親見他頭巾、圓領進去，便就信了。

不知他是混在舉人隊裡一見，宗師原不細查，正是一起脫空神棍。見了宗師出來，便說：「已應承了，先封起銀子，待考後我與送破題進去查取。」

沈閻聽了，一發歡喜得緊，連忙兌了三百兩足紋，又帶了些使費，到他下處城外化生寺去封，正兌時，不防備一班光棍趕進來一打，盡行搶去。沈閻吃打了一頓，只饒得不送官，氣得整整病了兩個月，出案也料得沒名了。

不期這宗師又發下五名不通及白卷童生，提父兄，恭喜卻在裡邊。流水央了個分上，免解，又罰了三十兩修學，沈閻這一氣竟不起了。

沈實每日也進來問病，沈閻道：「我當日只為晚年得此一子，過於愛惜，不聽你勸，不行教訓，不擇先生，悔無及矣但他年幼，宗族無人，那樊舉人料只來剝削，不來照管。你可盡心幫扶，田產租息，當中利銀，止取足家中供給，不可多與浪費。」沈實哭泣受命，不知沈剛母子在側邊已是含恨了。

沈閻一歿，棺殮是沈實打點，極其豐厚。又恐沈剛有喪，後邊不便成親，著人到樊家說，那樊家趁勢也便送一個光身人過來。數日之間，婚喪之事都是沈實料理。

只是沈剛母子甚是不悅，道：「我是主母，怎麼用錢反與家奴作主！」又外邊向借債負，原約「待父天年」，如今來逼討，沈實俱不肯付。沈剛與母親，自將家中存下銀兩一一抵還。

只是父喪未舉未葬，正在那裡借名兒問沈實要銀子，卻又聽信花、甘兩個攛哄，道祖墳風水不好，另去尋墳。串了一個風水厲器，道：「尊府富而不貴，只為祖墳官星不顯，祿陷馬空。雖然砂木環朝，但是砂抱而不貴，水朝而不秀，以此功名淹蹇，進取艱難。若欲富貴稱心，必須另尋吉地。」

沈剛聽了，也有幾分動心，又加上花甘兩個攛掇，便一意尋風水。丟了自家山偏不用，偏去尋別處山。尋了一塊荒山，說得龍真穴正，水抱山回，又道是：「亥龍落脈，真水到堂，定是狀元、宰相，朱紫滿門之地。」用價三百多兩，方才買得。倒是他三個回手得了百兩，又叫他發石造墳，不下百金，兩個又加三扣頭除。及至臨下葬打[金]井時，風水叫工人把一個大龜預先埋在下邊，這日掘將起來，連眾人都道是個稀奇之地了，少不得又撮了他一塊禮。這時沈實雖知他被人哄騙，但殯葬大事，不好攔阻，也付之無可奈何。就是他母親黎氏，平日被沈閻制住，也有些不像意。如今要做個家主婆腔，卻不知傢伙艱難，亂使亂用，只顧將家裡積落下的銀子出來使，那沈實如何管得？

葬了沈閻，不上百日，因沈剛嫌樊氏沒陪嫁，夫妻不和。花、甘兩個，一發引他去嫖個暢快。見他身邊拿得出，又哄他放課錢，從來不曾有去嫖的放借，可得還麼？又勾引幾個破落戶財主，到小平康與他結十弟兄：一個好穿的，姓糜名麗；一個好吃的，姓名伯盈；一個好闊的，姓曹名日移；一個好賭的，姓管名缺；一個好玩耍的，姓游名逸；一個貪懶的，姓安名所好；一個好歌唱的，姓侯名亮；連沈剛、花、甘共十人。

飲酒賭錢，他這小官家，只曉得好闊快樂，自己搜了個妓女小銀兒，叫花紋去擲，花紋已是要拆拽他的了；況且贏得時，這些妓者，妳來搶，我來討，何曾有一分到家這正是贏假輸真。

沈實得知，也忍耐不住，只得進見黎氏，道：「沒的相公，留這家當也非容易，如今終日浪費嫖賭，與光棍騙去，甚是可惜！」

黎氏道：「從來只有家主管義男，沒有個義男管家主。他爺掙下了，他便多費幾個錢，須不費你的，我管他不下，你去管他？」

沈實吃了這番搶白，待不言語，捨不得當日與家主做下鐵桶家私，等閒壞了。

一日，沈剛與花紋、甘彞在張巧兒家吃早飯回來，才到得廳上，沈實迎著，廝叫一聲，就立在側邊。沈剛已是帶酒，道：「你有什么說？」

沈實道：「小人原不敢說，聞得相公日日在妓女人家，老相公才沒，怕人笑話。」

沈剛正待回答，花紋醉得眼都反了，道：「此位何人？」

沈剛道：「小價。」花紋道：「我只道足下令親，原來盛價倒會得訓誨家主！」

甘彞道：「老管家自要壓小家主。」

沈剛也就□(變臉)道：「老奴才！怎就當人面前剝削我你想贖足了，要出去，這等作怪！」

沈實道：「我生死是沈家老奴，再沒此心，相公休要疑我。」連忙縮出去。

花紋與甘彞便撥嘴道：「這樣奴才是少見的！」便攆撥逐他。

此時沈剛身□(伴)兩個伏事書房小廝，一個阿虎，一個阿獐，花、甘兩個原與他苟且的。

一日叫他道：「我想你們兩個正是□(相)公從龍舊臣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怎麼還不與你管事你請我一個東道，我叫去了那沈實，用你。」

這阿虎、阿獐聽了，兩個果然請上酒店，吃了一個大東。花紋道：「然雖如此，也還要你們搬是鬥非，擱得沈實腳浮，我好去他薦你。」

兩個小廝，果然日日去黎氏與沈剛面前說他不是。

家中銀子漸漸用完，漸漸去催房租，又來當中支銀子。沈實道：「房租是要按季收的，當中銀子也沒個整百十支的理。」少少應付些住了。

爭奈那沈剛見糜麗穿了幾件齊整衣服，花紋一嘴鼓舞他去做，便也不顧價錢做來。□(聞)得田伯盈家裡整治得好飯食，花紋、□(甘彞)極口稱贊，道這是人家安排不出的，沈剛便賭氣認貴，定要賣來廝賽。侯亮好唱，他自有一班串戲的朋友，花紋幫襯沈剛家裡做個[囊]家，這一干人，就都嚼著他；肉山酒海，哪裡管嚼倒大山。或是與游逸等，輪流尋山問水，傍柳穿花，有時轎馬，有時船隻。那些妓者作嬌，這兩個幫閒吹木屑，轎馬、船隻，都出在沈剛身上。至於妓者生日，媽兒生日，都攆哄沈剛為她置酒慶賀，眾人乘機白嚼。還要撥置他與曹日移兩個爭風，他五錢一夜，這邊便是八錢；他私贈一兩，這邊二兩；便是銀山也要用盡正是這些光棍呵：

舌尖似蜜骨如脂，滿腹戈矛人不知。

縱使鄧通錢百萬，也應星散只些時！

一日正在平康巷，把個吳嬌兒坐在膝上，叫他出籌馬，自己一手攙著，一手擲，與管缺相賭，花紋捉頭兒，且是風騷得緊：

懷有紅顏手有錢，呼盧得雉放如煙。

誰知當日成家者，拮据焦勞幾十年！

不期一輪輸了五十兩，翻籌又輸二十兩。來當中取，沈實如何肯發？

阿虎去回道：「沒有！」

吳嬌兒道：「沒有銀子成什當！」

甘彞道：「老家主不肯。」

花紋便把盆來收起，道：「沒錢扯什淡！」弄得沈剛滿面羞慚，竟趕到當中，適值沈實不在。花紋更聳一嘴，道：「趁他不在，盤了當，另換一個人罷！」

甘彞道：「阿虎盡伶俐、聽教訓，使用他管，更好！」沈剛便將銀櫃、當房鎖匙都交與阿虎。民管帳的與收管衣飾的，一一點查，並不曾有一毫差池。

沈實回來，得知在裡廝盤當，自恃無弊，索性進去，交典個切白。點了半日一夜，也都完了。那花紋暗地叫沈剛道：「一發問他討了房租帳簿，交與阿獐；封了他臥房，趕他出去，少也他房中有千百兩！」沈剛果然問他要了帳簿，趕到家中，把他老婆、兒女都攆出房去。看時，可憐房中並不曾有一毫梯己錢財、有一件當中首飾衣服。

沈剛看了也沒意思，道：「我雖浪費，銀子也是祖父的，怎麼要你留難？本待要送你到官，念你舊人，聞得雲台、離堆兩山，我家有山千來畝，向來荒蕪，不曾砍伐，你去與我清理、召佃。房裡什物、衣服，我都不帶，你帶了妻小快去，不要惱我！」

此時裡邊，黎氏怪他直嘴；李氏只是念佛看經，不管閒事；楊氏擄了一手，看光景不好，便待嫁人，卻又沈剛母子平日不作她的。

沈實帶了老婆秦氏，兒子關保，在靈前叩了幾個頭，又辭別了三個主母，又別了小主母樊氏，自到山中去了。

不上三月，當中支得多，阿虎初管，也要用些，尋微不來，便將當物轉遞大當酬應；又兩月，只取不當了。房租原是沈實管，一向相安的，換了阿獐，家家都要他酒吃，吃了軟口湯，也就討不起，沒得收來。

花紋道：「怕有銀子生不出利錢？」又要納糧當差，討不起[差]，攆撥他變賣、嫖、賭，交結朋友。自己明得中人錢，暗[地]又打偏手。樊氏聞這兩個光棍引誘嫖賭，心裡也怪他，常時勸沈剛不要親近這些人，只是說不入。

父親沒不三年，典當收拾，田產七八將完，只有平日寄在樊舉人戶下的，人不敢買，樊家卻也就認做自己的了。尚言道：「敗子三變。」——始出蛀蟲，壞衣飾；次之蝗蟲，吃產；後邊大蟲，吃人。他先時當人的，收人利錢，如今還債，拿衣飾向人家當，已做蛀蟲了。先時賤價買人產，如今還債，賤賣與人，就蝗蟲了。只是要做大蟲時，李氏也挈了囊橐，割宅後一個小花園，裡邊三間書[房]，在中出家了。楊氏嫁人去了，奴婢逃走去了，只得母親與老婆。母親也因少長沒短，憂愁病沒了。外邊酒食兄弟，漸也淪落；妓女也甚怠慢；便是花、甘二個，也漸蹤跡稀疏；只得家中悶坐。樊氏勸他務些生理，沈剛也有些回頭。把住房賣與周御史，得銀五百兩，還些債，剩得三百兩。先尋房子，只見花、甘這兩個又來弄他。

巧巧的花紋舅子有所冷落房屋，人移進去便見神見鬼，都道里邊有藏神。花紋道：「你這所房子沒人來買的了，好歹一百兩到你，餘外我們得。」他便與甘彞兩個，去見沈剛，領他去看。

不料花紋叫舅子先將好燒酒潑在廂房，待沈剛來看時，暗將火燄著，只見遍地陰火。沈剛問道：「那地上是什麼？」

花紋與甘彞假做不看見，道：「有幾件破壇與缸，買了他便移出去。」沈剛心裡想：「地下火光，畢竟有藏，眾人不見，一定

是我的財！」暗暗歡喜。成契定要二百五十兩，花、甘兩個打合，二百兩。沈剛心裡貪著屋中有物，也就不與較量。除中人酒水之外，著實修理，又用了五十餘兩，身邊剩銀百餘金。樊氏甚是怨恨，道他沒算計。

沈剛道：「進門還你一個財主！」兩個擇日過屋，便把這節事告訴樊氏。

樊氏道：「若有這樣福，你也不到今日了。」捱得人散，約莫一更多天氣，夫妻兩個動手，先在廂房盡頭掘了一個深坑，不見一毫。又往左側掘了一個深坑，也不見動靜。一發掘了兩個更次，掘了五、六處，都二、三尺深，並不見物。身體困倦得緊，只得歇了。高臥到得天明，早見花紋與舅子趕來。

沈剛還是夢中驚醒，出來相見。花紋道：「五鼓我舅子敲門，說昨日得一夢，夢見他母親說，在廂房內曾埋有銀子二壇，昨夜被兄發掘。今日要我同來討，我道鬼神之事，不足深信，他定要我同來，這一定是沒有的事。」

那人一邊等他二人說話，一邊便潛到廂房裡一看，道：「姐夫，何如現掘得七坑八坎在此！」

花紋也來一張，道：「舅子也說不得，寫契時原寫：『上除片瓦，下連基地，俱行賣出。』這也是他命。」

沈剛說：「實是沒有什物。」

花紋道：「沈兄也不消賴，實與你今日是你的了，他怎麼要得。」

那人便變起臉來，道：「你捧粗腿，奉承財主麼？目下聖上為大工差太監開採，我只出首追助大工，大家不得罷！」

沈剛驚得木呆，道：「恁憑你裡邊搜！」

那人道：「便萬數銀子山侖處藏，我怎麼來搜？只是出首罷！」

花紋道：「狗呆若送了官，不如送沈兄，平日還好應急。沈兄，你便好歹把他十之一罷！」

沈剛道：「我何曾得一釐？」

花紋道：「地下坑坎，便是證見。兄可處一處，到官就不好了。」

那人開口要三千，花紋打合，要五百，後來改做三百。沒奈何，還了他這所房子，又貼了他一百兩。

夫妻兩個無可棲身，樊氏道：「我且在花園中依著小婆婆，你到靈台山去尋沈實，或者他還憐你有之。」

沈剛道：「我不聽他好話，趕他出去，將什臉嘴去見他還尋舊朋友去。」

及至去尋時，有見他才跨腳進門，就推不在的；又有明見他裡邊唱曲、吃酒，反道「拜客未回」的；花紋轎上故意打盹不見；甘彘尋著了，假做忙，一句話說不了就跑。走到家中，歎氣如雷。

樊氏早已見了光景，道：「凡人富時來奉承你的，原只為得富，窮時自不相顧。富時敢來說你的，這是真為你，貧時斷肯周旋。如今我的親也沒乾，你的友也沒乾，沈實年年來看望，你是不彩他，依我還是見他的是。」

樊氏便去問李氏借了幾兩盤費與他，僱了個驢，向靈台山來問沈實時，沒人曉得。問了半日，道：「此處只有個沈小山，他兒子做山場的，過了小橋，黃土牆裡便是。」

沈剛騎著驢過去，只見一個牆門，坐著許多客作在裡邊吃飯。沈剛不見沈實，進去只在那邊張望，卻見一個人出來，眾人都站起來。

這人道：「南邊山上木頭已砍完未？」

只見幾個人道：「完了。」

又問道：「西邊山上木頭曾發到水口麼？」

又有幾個答道：「還有百餘株未到。」

這人道：「你們不要耽擱才是。」

沈剛一看，正是沈實，吩咐完了正待進去，沈剛急了，忙趕進去，把沈實一扯，道：「我在這裡！」

這人回頭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一見，道：「呀，原來是小主人！」忙請到廳上，插燭似拜下去，沈剛連忙還禮。沈實就扯一張椅放在中央，叫老婆與媳婦來叩頭。沈剛看一看，上邊供養著沈剛一個牌位與他亡母牌位，也就曉得他不是負義人了。眾客作見了他舉家這等尊禮，都不解其意。

倒是沈剛，見人在面前，就叫沈實同坐，沈實抵死不肯，便問小主母與沈剛一向起居，沈剛羞慚滿面，道：「人雖無恙，只是不會經營，房產盡賣，如今衣食將絕。」

此時沈實更沒一句怨恨他的說話，道：「小主莫憂，老奴在此兩年，已為小主積下數百金在此，盡可供小主用費。」就將自己房移出，整備些齊整床帳，自己夫妻與以下人都「相公」不離口。

沈剛想道：「這個光景，我是得所了，只我妻兒怎過？」

過了一晚，只見早早沈實進來見，道：「老奴自與相公照管這幾座山，先時都已蕪荒，卻喜得柴草充塞，老奴僱人樵砍，本年已得銀數十兩。就把這莊子興造；把各處近地耕種取息；遠山木植，兩年之間，先將樹木小的遮蓋在大樹之下不能長的，先行砍伐，運到水口發賣，兩年已積銀七百餘兩，老奴都一一封記。目下有商人來買樹木，每株三錢。老奴已將山中大木，盡行判與，計五千株，先收銀五百兩，尚欠千兩，待木到黃州抽分主□□□(事處，關)出腳價找還。已著關保隨去。筭記此山，自老奴經理，每年可出息三百餘兩，可以供給小主；現在除日用還可贖產，小主勿憂！」

就在裡邊取出兩個拜匣、一個小箱，點與沈剛，果是租錢、賣錢，一一封記。

沈剛道：「我要與娘子在此，是你住場，我來占了，心上不安，要贖祖房，不知你意下何如？」

沈實道：「我人是相公的人，房產是相公房產，這些銀兩，也是相公銀兩。如今便同相公去贖祖房，他一時尚未得出屋，主母也暫到這邊住下。餘銀先將好產贖回，待老奴為相公經理。」

沈剛道：「正是我前日一時之誤，把當交與阿虎，他通同管當的人，把衣飾暗行抵換，反抵不得本錢來。阿獐管房產，只去騙些酒吃，分文不討。如今我把事都托你，一憑你說。」兩個帶了銀子去贖祖房，喜得周家不作住居，肯與回贖，只召了些中人酒水之費，管家、陪堂在裡邊攛掇的要錢，共去七百兩之數。只見花、甘兩個與這些十弟兄，聞他贖產，也便來探望，沈剛也極冷落待他。

因房子周家已租與人，一時未出，夫婦兩個仍到靈台山下山莊居住。花、甘兩個，見了他先時弄得精光，如今有錢贖產，假借探望，來到山莊。沈剛故意闊他，領他看東竹林，西桑地，南魚池，北木山，果是好一派產。這兩個就似膠漆，越要沾[上]來，灑不脫了。沈剛在山莊時，見他夫、妻、媳婦自來服事，心也不安，他始終如一，全無懈怠之意。關保回，帶有銀千餘，沈實都將來交與沈剛。沈剛就與沈實用來仍贖典當衣物，置辦傢伙，仍舊還是一個財主。終是樊氏怕沈剛舊性復發，定要沈實一同在城居住。沈實只得把山莊交與關保，叫他用心管理，以後租息一應俱送進城，與主人用度。

一到城，出了屋，親眷也漸來了。十弟兄你一席，我一席，沈剛再三推辭不住，一連暖屋十來日。末後小銀兒、張巧、吳嬌也來暖屋置酒，就是這班十弟兄，直吃到夜半，花、甘兩個一齊又到書房內：「我們擲一回，耍一耍！」這也是沈剛向來結局常套，只是沈實不曾見。

這回沈實知道，想說前日主人被這乾哄誘，家私蕩盡，我道他已回心，誰知卻又不改，這幾年租，穀他幾日用須得我撒一個酒瘋了即便拿了一把刀，一腳踢進書房。

此時眾人正擲得高興，花紋嚷道：「還我的順盆！」聽得門响，急[回]頭看時一個人惡狠狠拿了刀站在面前，劈腦揪住花紋在地，一腳踏住，又把甘彘劈領結來揪住，把刀攔在脖項裡。這兩個已吃得酒多，動彈不得，只是叫：「饒命！」其餘十弟兄，見沈實

行兇，急促要走時，門又[被]他把住了。

有的往桌下躲，有的拿把椅子遮，小銀兒便蹲在沈剛胯下，張巧閃在沈剛背後，把沈剛推[向]前。吳嬌先鑽在一張涼床下，曹日移也鑽進去，頭從他的胯下拱。吳嬌道：「這時候還要取笑！」東躲西縮。只有田伯盈，坐在椅上動不得，只兩眼看。

那沈實大聲道：「你這乾狗男女!當先哄弄我官人破家蕩產也罷，如今我官人改悔，要復祖遺業，你們來暖屋，這也罷，怎做美人局，弄這些婆娘上門，又引他賭，這終不然是賭房我如今一個個殺了，除了害!」把刀「蕩」的一聲，先在田伯盈椅上一敲，先把個田伯盈翻筋頭跌下椅來。要殺甘蠶，

沈剛道：「小山你為我的意兒我已知道，只是殺了人我也走不開!」

沈實道：「這我自償命!」

甘蠶急了，沸反叫：「饒命!」道：「以後我再不敢來了，若來跌折孤拐!」

花紋道：「再來爛出眼珠!」

沈剛也便跪下賭誓道：「我再與他們來往關賭，不逢好死!」死命把刀來奪。

那沈實流淚道：「罷，罷我如今聽相公說，饒你這乾狗命，再來引誘，我把老性命結識你!」

一掀，甘蠶直跌倒壁邊。花紋在地下爬起來，道：「酒都驚沒了!」田伯盈也有壁邊立起身來，道：「若沒有椅子遮身，了不得!」只見桌底下走出糜麗，床底下鑽出曹日移、吳嬌，糜麗推開椅子，管缺擄得些籌馬，卻又沒用。沈實道：「快走!」只見這幾個，跌腳絆倒飛跑；那小銀兒，張巧、吳嬌，也拐也拐，妳牽我扯走出門：

劍挺青萍意氣豪，紛紛鬼膽落兒曹。

休將七尺昂藏骨，卻向狂夫換濁醪!

沈剛也不來送，只得個沈實在裡邊趕，丫頭、小廝們掩了嘴笑。樊氏見這乾人，領些妓者在家吃酒，也有些怪他，坐在裡邊，聽得說道，沈實在外邊要殺，也趕出來，看見人去，便進書房道：「原不是前番被這乾光棍哄個精光，後邊哪個理你如今方得他為你贖產支持，怎又引惹這些人在家胡行?便遲窮些兒也好，怎麼要霎時富，霎時窮?」

沈剛道：「前日這些人來，我也不理；說暖屋，我也苦辭。今日來了，打發不像，我也並不曾與妓者取笑一句，骰子也不曾拈著。」

樊氏道：「只恐怕見人吃飯肚腸癢，也漸要來。」

沈剛道：「我已賭下誓了。」

正說，那沈實趕進，就沈剛身邊叩下四個頭，道：「老奴一點鯁直，驚觸相公。這不是老奴不存相公體面，恐怕這些人只圖騙人，不惜羞恥，日逐又來纏繞，一敗不堪再復。如今老奴已得罪相公，只憑相公[整]治。」

樊氏道：「相公平日只是女兒臉，踢不脫這乾人，至於如此，你這一趕，大是有功!」

沈剛道：「這些人我正難絕他，你這恐嚇，正合我意。我如今閒，只在房中看書，再出去了。」果然沈剛自此把家事托與沈實，再不出外。這些人要尋，又不敢進來，竟斷絕了。

後來沈實又尋一個老學究，陪他在家講些道理，做些書柬，又為他納了監，跟他上京，援例乾選了長沙府經歷，竟做了個成家之子。